



纸 人

名家名作·译丛 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

殷健灵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纸 人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981-6 / I·2477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纸人/殷健灵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
(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)

ISBN 7-5324-6981-6

I .纸... II .殷... III .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79818号



纸 人

殷健灵 著

赵晓音 钱 黎 装帧

责任编辑 彭 懿 谢倩霓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责任监印 万友明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125

2006年新1版

定价:1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殷健灵,法学学士、文学硕士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。做过编辑、记者、杂志主编,现供职于新民晚报社。

18岁发表处女作,以青少年文学作品为主,涉及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、纪实文学等。著有自选集《殷健灵少女物语》(三卷)《纯情游走》,长篇小说《风中之樱》(四卷)《纸人》等20余种。

曾获“巨人”中长篇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图书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第四届上海市“十大文化新人”等奖项。

《纸人》以亦真亦幻的手法,讲述了主人公苏了了在纸人丹妮的引领下,艰难而美丽地泅渡青春之河的成长历程。整部作品散发着独特的神秘气息与青春的美感,充满了独到的人生发现。作者似乎掌握了一支“魔笔”,让读者身不由己深陷其中,与书中人物一起感动与思索,从中破译成长路途中心理、生理与情感的密码。

《纸人》堪称殷健灵的代表作。

这部创作于 1999 年间的作品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“成长小说”(the young adult literature), 其对少女“性”的触及, 对少女心灵、情感与身体的深度开掘, 对性教育的思考与探讨, 开国内同类题材作品的先河。作品于 2000 年 8 月出版至今, 一版再版(曾有三个版本问世), 在青少年读者, 尤其是少女读者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。该书被列入多家学校的“必读书目”, 成为家长、教育工作者青睐的参考书。

为小孩子写大文学

这套丛书的缘起还得从上海说起，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百年来急促的城市化、商业化、传媒化、娱乐化脚步催生了沪上近、现代文学的枝叶繁茂。回望中国近、现代文学，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，上海是一座文学“重镇”，一口审美的“深井”，一块思想与艺术的“高原”，儿童文学恰是其中一丛绚烂的“七色花”。百年悠悠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酝酿、探索、起航，域外的儿童文学经典在这里成系列地译介、刊行，江南厚实的文学传统在这里不断地被重新“发现”，使得上海儿童文学的容涵度大大超越了上海的地域概念，成为一种与城市化、全球化、民族化等当代思潮贯通的，也与域外现

代、后现代各路文学流派互动的创作群落概念，逐渐彰显出文学性格与文学类型的意义。

诚然，上海开埠以来，中西、古今文学的交蒸，使得儿童文学阅读、创作、批评的眼界大开，境界突兀，吸引了一批批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、青年作家在这片园地里晨操暮练、奋力跋涉，一步一步成就他们心头的梦想，鸡鸣天下白，卓然成大家。童心稚趣主题的创作与出版成为一代代沪上文学新人的“启蒙课”，成为他们漫漫文学旅程中的大智慧与真欢乐。在上海百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长河里，有一位作家，一位长者，一位导师，让我们不能忘怀，他就是陈伯吹。陈伯吹，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，到1997年驾鹤西行，对儿童文学，对上海，他一往情深，矢志不移，他一直守护在上海这片儿童文学的沃土上，编织着他珍爱的儿童文学梦想，也只是因为战乱、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。如今，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尊高大的儿童文学背影，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。他将毕生的挚爱都献给了一个信念——为小孩子写大文学。1981年，他倾其一生的积蓄创立了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（最初为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），以褒奖上海的儿童文学佳作嫩苗、高士新人，25年过去了，这个奖励滋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菁英，还培育了一种纯真的、优雅的、纳新的当代儿童文

学的性格与风范。

毋庸置疑,上个世纪30年代京海之间学人们意气纷争的阴影,“大一统”的文学版图意识、50年来流行的抗拒城市化的乡土文学优越感,使我们常常回避城市创作群落与风格的价值与意义。然而,当我们置身于历史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,重新审视文学的境界、性格划分,我们就会有全新的理解。诚然,文学性格的第一分野在时代性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与胸襟,如今文学时代的划分越来越短,历史上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尺度被大大缩短,文学的代际更迭已经缩小到10年,甚至更短,但就思想与文学的双重拓展意义而言,风物还宜放眼。第二分野在创作语言,它是一种源于国家、民族,又超越国家、民族的划分,其品质差异在创作语言的文化质感、容涵力、表现力、穿透力等基础,如文献学中英语文学、德语文学、俄语文学、法语文学、华语文学、日语文学的划分。第三分野在文学的国别(本质上也是一种区域划分),它的差异在国家政治意志、主流思想意识、民族传统与智慧的不同投射,它是当下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销蚀,维护文化多元化的宝贵的文化自觉。第四分野在区域与作家群落,是最鲜活、最富有坚实土壤感觉的文学性格,它与区域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的沿袭和变迁息息相关,也是构成国家、民族文学性格

的根脉与基石。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,民族与区域文化性格迥异而鲜明的国度,又岂能一以概之。而且,就文学性格的发生学而言,时代、语言、国别只是外在的前提,区域与作家群落才是内在的文学性格主体。因此,一位作家,一位伟大的作家,将自身的创作定位于某种区域文学的类型,绝不是一种屈尊,而是一种根深叶茂的升腾。

由陈伯吹以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所培育、倡导的阅读与创作的品质、性格是什么呢?首先,他以“童心论”为理论内核,培育、倡导一种天性、率真的文学基调。其次,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培植、示范一种纯真、隽永的创作风范,他自己的作品犹如“丝竹悠悠”,极有韵致。其三,他一方面重视域外儿童文学的借鉴、学习,比较与包容。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,都主张大力引进、译介;另一方面,他也十分注意江南文化的底蕴培育与根脉滋润,努力建构海纳百川、融通古今的区域文学性格,以此来吸附、凝聚各类文化性格的创作群落。由此看来,陈伯吹对于中国现、当代儿童文学来说,是一团跳跃的烛火,是一把丈量艺术品质高下的标尺,是一面映照心灵清浊、纯杂的精神明镜,当人们面对他生活的儿童文学时代,无法回避他的眼光与观念,这就是我们策划、出版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的动因和归依。

另一重动因源于儿童文学的“现代性”与“当下性”(或许当下儿童文学创作、出版、阅读的迷茫、迷失还不能构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“阶段性”)的断裂与冲撞,百年阅读、创作、批评形成的儿童文学审美规范近 10 年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颠覆,儿童文学流变中的厚实沉淀被轻率消解、抛弃。在这种消费主义、娱乐至上的世俗化潮流面前,陈伯吹以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所倡导、实践的儿童文学创作规范也同样受到了挑战,作为一种对儿童文学品质的坚守,一份对世俗潮流的抗争,我们想到以陈伯吹的名义推出这套具有当代上海性格,坚守现、当代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丛书。我们不反对文学创作、阅读、鉴赏的多元化,但是,我们有责任为儿童文学的美学传统辩护,为陈伯吹的文学主张辩护。

亲爱的少年读者,感谢你关注、阅读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,但愿它能归入你的珍藏,在各个年龄阶段里不断地被重读。因为好的儿童文学是“无年龄的文学”,也因为陈伯吹爷爷告诉我们,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童年般的“纯粹”和“真诚”。时代会变,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2006 年 6 月 1 日

代序

关于少女心理 小说的对话

殷健灵：非常高兴能和你有这样深入对话的机会。我从小就看你的作品，心里一直是仰望你的。我喜欢你作品里那种安静、唯美、纯净的古典氛围，成人后看甚至更喜欢了。和老师辈人物对话，心中自是惴惴，说得不好的地方，还请你包涵，我也希望藉此能对自己的写作作一番梳理。

曾文轩：我们互相切磋吧。我最先想问的是，你的写作，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范畴，你是怎样来定位你的写作的？

殷健灵：我对“儿童文学”的定义是有些困惑的，难道只有那些专门写给儿童和少年看的文学才能被称作儿童文学？安徒生童话一直被看做是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但安徒生并不是专为孩子写作的。他有很多作品只有大人才能体味其中的深意，而孩子也能在阅读中获得另一种显在的美感。

在很长时间里，我都不太清楚是否需要儿童文学的题材和表述方式做种种限定。人们肯定了它的纯洁性、娱乐性等特点，那些不单纯，甚至肮脏、丑陋的东西能否进入到儿童文学里面来？关键是，我们的儿童和少年，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阅读？

一些问题的答案是慢慢显现出来的。接触了很多爱读书的十几岁的孩子，他们的阅读范围常常令我惊讶，其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在我的估计之上，除了文学，还涉及哲学、心理、艺术、社会学等领域。《格林童话》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彼得·潘》《长袜子皮皮》之类，几乎只能算他们的学龄前或小学低年级读物。而我们认为适合他们阅读的儿童文学，却常常让他们感到无法解渴。这是一种尴尬的错位。

在这方面，我没有严谨的理论思考。我只是凭直觉，觉得与其对儿童文学做限定，不如轻松地去除一些框框，这些框框是作家自己圈围自己的。你的很多作品，比如引起广泛影响的《草房子》《根鸟》等，也是在“文学”的范畴里来做文章，而没有局限在所谓的“儿童文学”里。结果是获得了那么多少年读者的感动与喝彩。

不过,以上都是就少年文学而言的。对幼儿文学和给小学生看的文学,我想则是必须讲些“规则”的。也就是说,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在那里,是专为儿童写作的。相比之下,幼儿文学更难写,做到既浅显奇趣,又隽永深刻,是比较高的艺术境界。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勇气尝试。所以仍然在写成长文学,它介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,是比较狭窄却又无限宽广的一条路子。

曹文轩:这就是我这些年所宣扬的成长文学。在没有这个概念之前,我们处在一片混乱之中。我们经常为什么是“儿童文学”发生激烈的争执。许多人的作品,被说成是“成人化”。这些作者甚至被认为是本想搞成人文学的但无奈搞不下去了,现在只好混到儿童文学这块地面上来了。持这样看法的人,俨然以儿童文学的正宗传人自居,很有点儿要轰人走的样子。搞得这些“成人化”作家感到很郁闷,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,即使这样“成人化”了,仍然觉得有点儿束手束脚的,感到很不痛快。尴尬的原因就在我们没有对一种存在状态作出十分明白的辨析。就是你所说的,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,还有一个灰色的地带,这个灰色的地带在归属上很难确定。而这个灰色地带却又是十分的辽阔、资源丰富,是文学没有理由放弃的。现在惟一的出路,就是给它命名。一命名,疆界就清楚了,再做起什么事来,就合法了。并且因为这个命名,我们对特定对象的思考,就变得深刻起来了。我们方便了许多。你的这些写少女心理的作品,也是

属于成长文学名下的，甚至是十分典型的成长类作品。现在我要问的是，你为什么将关注的主要对象放在少女身上，作出这样的选择，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

殷健灵：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女性。对少女的成长，从身体到心理的隐秘都有非常切近的体会。我是个异常珍惜记忆的人，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也给了我很多深刻的体验。

还有，大概跟我长期从事的职业也有一定关系。有很多年，我一直在编一本女性刊物，接触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女性。在了解了她们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后，往往会回溯到她们的成长时期。犹如蝴蝶效应，成长时期的每一丝波动都会对日后产生影响。

归结到最根本的一点，我热爱少女。一直以为少女是世界上最纯美、透明、甘香的风景，淡如莲花，是我迷恋的境界。很可惜，那些美好的东西在岁月的冲刷中慢慢失去了。越是容易失去的，我越想挽留。

曹文轩：不是没有人企图涉及这一神秘的世界，但在在我看来，大多显得浮皮潦草，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世界。我认为，你的作品才算进入了，并且抵达了最隐秘的地方。这与你是一个女性是否有一定的关系？

殷健灵：在世界范围内，有很多作家早已达到了你理想中的境界，这和性别有关，又似乎没有太大关系。比如茨威格、川端康成、纳

博科夫，他们对少女世界的进入比之女作家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在国内的作家里，陈丹燕对少女心理世界的描摹就很精到。身为女性，大概只是占了先天的优势，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吧？

曹文轩：我注意到了这一点：你在写少女生活时，不仅仅是揣摩她们的心理，还非常在意她们的身体。在你看来，“身体”这个词是否十分重要——对少女来说尤其重要？

殷健灵：身体是承载成长这个复杂过程的表面载体。思想和心理的变化往往因身体的变化而生，尤其对少女而言，她的外表体征的变化，不但会影响她对自身的看法，而且同时影响到外界对她的反应，并由此作用到她对自我的评价。这是个联动的过程。美与丑，对少女的意义往往比对少男大得多。

曹文轩：将目光大胆地落于身体之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不可回避的。你的触及，意义何在？

殷健灵：很多时候，女孩因为不能善待自己的身体，或者说，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会对她以后的人生产生影响。身体的发育，是给予你即将成为“女人”的信号。而你的心理和思想是否跟得上身体的变化？这变得很要紧。在这个社会价值体系当中，身为女人，是需要承担一些特殊的東西的，它来自身体，也来自习惯、习俗等等。但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是要做抗争还是顺从，身体都是问题的本原，我不能回避它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不太满足于这样的表达了，我更关注女孩与

外部世界的联系。

曾文轩：你这样的调整是有道理的，但我觉得你以前的探索仍然可以同时进行下去。因为，在我看来，你以前走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底。我说的就是关于身体的探索。关于身体的含义，似乎还有更加丰富的解读。另外，从美学角度而言，对身体也是有许多诗化的文章好做的。你写少女心理小说，是无法回避她们的身体的，她们的心理永远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。我这里所说的身体，包括肉身，但不仅仅是指肉身。除了对纯粹的身体关注外，还要将身体置入社会——社会语境中的身体。总之，我觉得，“身体”这个词，是有着无比广阔的内涵的。

殷健灵：身体自然是与生命同在的。我永远记得查泰莱夫人撒满了花瓣美丽得无与伦比的裸体，这身体丝毫不会勾起你的淫念，与之联在一起的，是天使般的纯真，是生命的圣洁，是美的极致。

曾文轩：你的作品一般不是由故事本身的逻辑性来推动的，而是顺着感觉、顺着情感的流动而自然推进。我很想知道你在这种写作状态中的感受。

殷健灵：我往往缺少严密地结构故事的能力。正像你说的，我不太擅长利用情节的动力来推进我的文字，却常常依赖于情绪或者感觉的流动来铺陈我的文字。这种感觉犹如顺流而下的花瓣，漂浮着行进。往往是在形成一个故事的轮廓，有了表达的冲动之后，从下笔